

# 政治家不应对公民权利心怀恐惧

作者：Urs Geiser

最后更新 - 2016年6月2日



资历丰富的政治家及议员：20年来，身为瑞士代表，葛罗斯在欧洲议会中始终如一地推动着民主和人权。与此同时，他还一直在瑞士联邦议会中担任议员，直至去年底才卸任。  
(Keystone)

在直接民主领域，安德烈斯·葛罗斯(Andreas Gross)是久负盛名的专家。他的独一无二之处还在于：身为推动公民动议和组织政治活动的“草根”活跃分子，身为地方、全国和欧洲议会的成员之一，身为以公民权利为主题的研究者和撰稿人，在通过涉足各领域积累实际工作经验的民主活动家里，他或许是唯一的瑞士人。

当他回顾过去40年间浩瀚的论文、采访、分析以及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的公开演讲时，这位已经63岁资历丰富的政治家蓦然发现，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贡献给了民主。对瑞士资讯swissinfo.ch和我们的读者来说，他的新作《未完成的直接民主》(德：《Die unvollendete Direkte Demokratie》)无疑是了解民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最佳入口。葛罗斯总喜欢把直接民主制比喻成一幅拼图。在有些场合，他把这种制度形容为“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一种‘总体艺术的结晶’”。在他眼里，既有趣却又微妙的是，这幅拼图的每一块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永远不可能存在一个稳定和完善的直接民主体系。葛罗斯试图借助三大瑞士民主最重要的要素，提炼出可供其他国家参考借鉴的模式。

## 宝贵的财富

“首先，政治家们不能害怕与人民分享权利，因为没有什么重要问题是公民所不能理解的。每个人都能学习民主，社会的知识水平是直接民主最有价值的副产品之一。”

“在一个欧洲联邦制国家里，政治权力也同样需要在国家的不同层面--譬如国家、地区和地方被明确划分。在瑞士，这意味着税收应该由公民、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来制定。虽然对很多人来说，眼下的现实还相去甚远，但欧盟将会力所能及地将更多直接民主的要素付诸实践。”

“瑞士的经验说明，现代公民喜欢直接民主这种机制。他们拥有在任何时候、针对任何议题提出想法的权利，从而修改宪法、修订法律。这是瑞士民主模式的第二条经验，也是对他国的激励。”

“在过去40年里，我跟全世界大约65个不同国家的人讨论过公民参与问题，也先后就这个议题参加过大概1千多场公众辩论，我还从没遇到过有人不喜欢表达政治观点的情况。”

“公民能否明智地运用他们手中的直接民主权，这不是该由我们来评判的。围绕着公民的决定或提议的明智与否，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最根本的是，一个民主国家应该给公民表达的机会。”

“瑞士的第三点可借鉴之处在于：政治参与机制必须对公民有利。机制的设置决定了直接民主的质量。要想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公投，就必须尽量降低门槛、减少障碍。在瑞士如果要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只需要大约2%的有效公民签名以示支持，而只要1%的公民声援，就能彻底扭转已经由议会批准的决定。”

“在瑞士，为争取公民权益而四处奔走的社会活动家们拥有充足的时间-也就是说，要在18个月或100天内收集既定数量的签名。然而其他国家的期限要短得多，有时开始收集签名到距离最终公民投票只有几周的时间。”

“民主活动家们应该拥有足够的自由度，去选择向公众发表演说、对话和游说的公共空间。没有谁(因为民主政治活动)最终需要在警察局里备案。”



葛罗斯更乐意将自己视为“直接民主活动家”：  
年轻时代的他，曾是推动废除瑞士军队动议的领军人物。  
(RDB)

## 对瑞士发出的警告

葛罗斯一直以来都是一名忠实的足球爱好者，也因为自小在瑞士北部城市巴塞尔长大，而成为当地足球俱乐部(FC Basel)的忠实球迷。但除了运动，他还对瑞士直接民主的痼疾保持着长期关注。

“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国有所不同的是，针对有悖于基本人权的动议，瑞士缺乏做出裁定的宪法法院。而为了保证少数人的决议也能得以通过，避免导致大多数人‘抱团’独断专行，这种机制实际上是非常有必要的。”

“每位公民都拥有基本权利，他们绝对不应该屈从于全民公投的投票结果。某些群体--即便身为罪犯-也必须受到法律的庇护。瑞士近年来的许多动议，虽然得到了选民的认可，却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比如**将犯有罪行的外国人自动驱逐出境的提案(英)**，**将严重性侵犯者处以终身监禁的动议(英)**，**终生禁止恋童癖罪犯从事接触儿童的工作的动议(英)**.....这些都是相关的实例。”

“瑞士需要警醒的第二点是：民主需要在政治宣传活动和党派财务状况的透明度上加强管理。因为金钱无疑是一种会破坏体制的潜在风险。虽然欧洲议会一再诟病，但截至目前，瑞士仍然是欧洲境内唯一没有对政治赞助做出明确限定性法律规定的国家。”

“这显然形成了潜在的弊端，因为大多数国家只需要每隔四年才面临一次竞选资金的问题，而瑞士却每年都要围绕广泛的议题进行四次全民公投，风险不言而喻。”

“瑞士政府和联邦议院始终拒绝制定明确规定的目的在于，瑞士非常看重隐私这一概念。”

“由于瑞士没有政治活动资金透明性的规定，因此很难判断，金钱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治活动。此外，金钱从来就不是(决定政治活动成败与否的)唯一因素，政治活动的挫败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缺少经济支持，虽然无可否认的是，金钱对于政治活动来说非常重要。”

“第三，民主需要多方强有力的党派去捍卫普通大众的利益，培养政治家，组织公开辩论，以及把与公众自身利益休戚相关的政治议题传达到他们中去。”

“遗憾的是，与大多数政党相比，以商业协会或环保组织形式出现的利益团体，却拥有更多的资金。而顾名思义，它们并非代表大众利益，而是代表着私人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协会或组织借助媒体获得了越来越多抛头露面的机会，往往主宰了公共空间，这一现象在瑞士德语区尤为明显。实际上，它们频繁地现身宣传，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党或公民组织的利益。”

## 其书

《未完成的直接民主》(德：《Die unvollendete Direkte Demokratie》)一书，收录了葛罗斯过去30年间的杂文随笔。

这本厚度达390页的著作，涵盖了葛罗斯关于瑞士直接民主决策的历史纵向分析、国际横向比较和年度报告，同时还包括多次采访记录，以及他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的公开演讲全文。

该书的法语译本出版计划已在进行中。

## 其人

安德烈斯·葛罗斯(Andreas Gross)不仅是直接民主这一领域的专家，同时还身兼作家和研究者。

他于1952年出生于日本，在举家迁移回瑞士之前，曾在日本度过了7年的童年时光。他毕业于政治学专业，在其后从事研究员和教学工作期间，还先后在地方、全国及国际层面积极从政。

1991年至2015年期间，葛罗斯时任瑞士联邦议会议员，并在欧洲委员会(CoE)担任了长达20年的瑞士代表。与此同时，他还连续6年负责领导欧洲议会社会民主小组工作。

葛罗斯曾作为领导人物之一推动废除瑞士军队动议。该动议于1989年在全民公投中被否决，不幸流产。但他也是积极推进瑞士加入联合国动议的早期倡导者之一，该动议在2002年的公投中予以通过。

葛罗斯也在欧洲逾90个国家的选举中扮演着国际观察员的角色。